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朱祖謀《詞別》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第2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4-030-MY2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朱好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古怡婷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陳筱蕙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論朱祖謀《詞薈》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4-030-MY2

執行期間：2007年08月01日至2009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主持人 侯雅文

第一年助理 郭凱文、吳依凡

第二年助理 朱妤、古怡婷、陳筱蕙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政治大學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0 日

論朱祖謀《詞薈》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

中文摘要

本計畫研究的論題是：論朱祖謀《詞薈》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朱祖謀是晚清民初重要的詞學家，他對詞集的「校勘」、「箋注」、「版本考證」以及創作上「講究格律」的成就，已有不少學者詳加評述。此外，他還有多部「詞選本」，體現了他對詞之理想體式的認知，非常值得深入探討。不過，除了《宋詞三百首》較受現代學者們的關注之外，其他「詞選本」的編選意義，仍待深入研究。因此，本計畫將先就《詞薈》進行研究。

《詞薈》精選清代詞人詞作，是朱祖謀「寓居吳下」時，與張爾田共同商略去取而成。又朱氏有〈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對清代重要詞家有所評論，與《詞薈》之間實有相互照應的關係。據張爾田〈詞薈序目〉，可知《詞薈》的編選，乃是爲了「嗣錕陽復雅」。書中所選錄者，除了朱祖謀之作，係張爾田力主選入，因而未必是朱氏原意；其他詞作的選定大多出自二人的共識。此一選本與《宋詞三百首》分別呈現了朱氏看待清代與宋代詞人詞作的特殊觀點。向來，研究朱祖謀箋注《夢窗詞集》以及《宋詞三百首》的學者，偏重闡發他與南宋吳文英等典雅詞人的關係；卻忽略《詞薈》另欲上契宋室南渡前後，以「詩經風雅」爲內涵之「復雅詞學」的意義。透過《詞薈》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觀照朱祖謀「詞觀」的多重內涵。可是，綜觀現今以《詞薈》爲專題，就上述所提出的論題去進行研究者甚少，故本計畫實具有開創性與必要性。

爲了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本計畫分二年執行：

第一年研究子題：《詞薈》編纂刊刻及編選作品特質探析。

第二年研究子題：《詞薈》編選取向析論。

上述二個子題之間實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綜合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相對完整呈現《詞薈》在詞學史上的意義。預計此一研究成果，可以補充現行詞史、詞學史以及相關學術專著對朱祖謀詞學成就及意義評述不足之處。此外，在探究民國以來，深受朱氏影響的重要詞學家如龍沐勛等人，對「清詞史」建構的論題上，此一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參照的基礎。

關鍵詞：朱祖謀、詞薈、詞選、錕陽居士、復雅

9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名稱：論朱祖謀《詞筌》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96-2411-H-004-030-MY2

執行期限：96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01 日

目 錄

壹、 報告內容

- 一、 前言
- 二、 研究論題與目的
- 三、 文獻探討
- 四、 研究方法
- 五、 結果與討論

貳、 參考文獻

參、 計畫成果自評

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計畫以朱祖謀的《詞薈》作為研究對象，考察該選本編選的特色，及其所欲體現的詞觀。原本擬定全程執行期限是 96 年 8 月 1 日到 99 年 7 月 31 日，分三個子題進行研究。然而，獲准核定執行的期限為 96 年 8 月 1 日到 98 年 7 月 31 日，較原訂期限減短一年。故本人先就前二項子題進行研究。第一年執行的子題是：〈《詞薈》編纂刊刻及編選作品特質探析〉。第二年執行的子題是：〈《詞薈》編選取向析論〉。

朱氏乃晚清民初重要的詞學家，著作甚多，除了曾對歷代重要的詞集進行「校勘」、「箋注」、「輯佚」、「編年」；還編選若干「詞選本」。其詞觀對民國以來的詞學家如龍沐勛、夏承燾等人均有重要的影響。然而朱氏論詞的著作甚少，其詞觀大都依賴詞選本體現之。朱氏所編的詞選本之中，以《宋詞三百首》、《詞薈》，最能看出他如何建構宋詞、清詞的發展歷程，其中就涵有他對詞體的特殊觀點。《宋詞三百首》的意義，現代學者大多述及；可是《詞薈》的意義，卻尚未獲得深入的闡發。為了呈現朱祖謀多元而豐富的詞觀，以便補充當代《詞史》、《詞學史》對朱祖謀詞學意義介述不足之處，故提出此一研究計畫。

二、研究論題與目的

當代《詞史》、《詞學史》對朱祖謀詞學的介述，大多將之置入清代浙派、常派發展的歷程，去詮釋他和浙、常二派的關係。其所資藉的文本，大體上以朱氏箋注夢窗詞集，以及《宋詞三百首》為主。在這二種文本中，可見朱氏藉由推崇吳文英，所呈現講究「協律」、「雅字」、「婉意」等「典雅」的詞觀。然而，在這個詮釋取向下，往往只彰顯了朱氏重視聲律修辭的一面；卻忽略了他另外藉著《詞薈》，而強調「復雅」的詞觀。

根據張爾田〈詞薈序目〉，可知朱氏編選的目的，在於「嗣錕陽復雅」。「復雅」此一觀念，乃由宋室南渡前後，錕陽居士所編選的《復雅歌詞》所提出。在〈復雅歌詞序略〉中，錕陽居士一方面批評晚唐北宋以來，君臣名儒文士填詞，「蕩而不知所止」的弊端，相對提出「騷雅之趣」以救治。此一「騷雅之趣」係指關懷時代的創作精神。是故，錕陽居士將詞之源上溯到「言止乎禮義」的《詩

經》以及「感於哀樂」而「近古高健」的「漢樂府」。由此看來，朱氏所以編選《詞薈》應非爲了呈現以「聲律修辭」爲首要的「典雅」詞觀；更重要的，是爲了呈現以「憂時念亂」之「立意」爲首要的「詩經風雅」詞觀。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就是考察朱祖謀如何透過去取清代重要詞人詞作，以呈現上述「詩經風雅」的詞觀。在這個目的下，分二年執行此一計畫。以下分別說明各年子題計畫的研究論題及其目的：

(一)、第一年子題：《詞薈》編纂刊刻與編選作品特質探析

在此一論題下，先就《詞薈》編纂的過程以及版本的流傳進行考察。此外，由於《詞薈》僅選錄詞作，並未針對詞作進行評語，以供我們掌握編選去取的準據。因此有必要就選錄的詞作，逐一就「題材」、「內容情意」、「表現手法」三方面觀察選錄詞作的特色。同時還要觀察獲選詞人在《詞薈》中所居地位高下的差異。另外也參酌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中，對於清代重要詞人詞作的評論意見，加以印證。

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就《詞薈》的編選結果去逆推、論證其去取的準據。以下各年所展開的論題，必須奠基在此一堅實的編選研究實據上，才不致流於抽象概念的臆斷。

(二)、第二年子題：《詞薈》編選取向析論

所謂的「編選取向」係指編選者因特定的觀點、標準，因而呈現與他人不同的編選方向。因此本論題側重呈現《詞薈》有別於他人的編選方向。在此一論題下，我們將一方面就上述《詞薈》編選詞人詞作的特色，和該獲選詞人詞集所呈現的總體特質之間的同異，加以探究。另一方面，還要選擇浙、常二派，以「雅」爲標準編選清代詞人詞作的重要選本，觀察其編選結果與《詞薈》之間的同異。在本子題中，擬以王昶《國朝詞綜》、《國朝詞綜二集》作爲浙派以「雅」爲標準編選清代詞人詞作的代表。至於姚階《國朝詞雅》的選錄標準雖也同於朱彝尊《詞綜》，然而該書的影響力不及王昶的選本，故暫不取。又以譚獻《篋中詞》、陳廷焯《詞則》選錄「清詞」的部分，作爲常派以「雅」爲標準編選清代詞人詞作的代表。

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詳析朱祖謀《詞菴》的編選特色；以及證明《詞菴》的編選結果與浙、常二派透過「選本」所建構的清代詞人地位，二者之間的承變關係。

三、文獻探討

依據上述本計畫的研究子題與研究目的，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情況，舉其要者，約可分為下列五類：

(1)、以朱祖謀的「詞學」為主題或論題之一而進行研究者

底下又可分二個次類：

甲、係對朱祖謀的詞學著作加以評點、箋注、本事考求者，例如蔡瑩《味逸遺稿》卷四、饒宗頤〈朱彊村論清詞〈望江南〉箋〉曾針對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詞進行箋注。夏敬觀有手批評點《彊村叢書》，內容包括對歷代詞人詞作的校勘、評論、考釋等，可使《彊村叢書》更加完善。龍沐勛〈彊村本事詞〉一文，考述朱祖謀若干詞作的本事。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除了為彊村詞編年，並詳考作品語句出處，同時也在蔡瑩的基礎上，對〈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詞詳加箋注。

乙、論述朱祖謀生平經歷、「詞學」的成就及其在詞學史上之地位者。有的學者偏重闡發朱祖謀在詞集「校勘考證」方面的成就，例如吳熊和〈《彊村叢書》與詞籍校勘〉，詳述朱氏校勘詞集的原則，並就「尊源流」、「擇善本」、「補遺佚」、「存本色」、「校詞律」、「證本事」等角度，闡述朱氏貢獻。謝桃坊《中國詞學史》第五章第九節「朱祖謀校輯詞籍的成就」等等亦屬之。

有的學者則詮釋朱氏詞作的主題情意及藝術特色，例如胡先驕〈評朱古微彊村樂府〉、葉嘉瑩〈從晚清兩大詞人(朱祖謀、況周頤)的詞史之作看清朝衰亡〉、萬雲駿〈讀彊村詞〉、申貞熙《彊村詞研究》、嚴迪昌《清詞史》第四編第四章第三節「朱祖謀」等等。

有的學者則探究朱祖謀與吳文英之關係，如孫克強《清代詞學》曾就朱氏

〈夢窗甲乙丙丁稿序〉、〈夢窗詞集跋〉探討朱祖謀從「懷抱」與「詞法」推許吳文英詞作的價值等等。

有的學者則就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的編選特色加以探討。如彭玉平〈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探論〉，乃就《宋詞三百首》的編選過程及其編選的結果進行介述。侯雅文〈論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所建構的「宋詞史」及其在清代宋詞典律史上的意義〉則就朱祖謀的編選取向，以及他如何承續既有宋詞典律以及新創宋詞典律二個面向，詳述該選本的意義。

有的學者則偏重論述朱氏生平、治學的精神以及其對後代詞人的影響，例如唐圭璋〈朱祖謀治詞經歷及其影響〉、詳述朱氏對龍沐勛、夏承燾等人的指導與啓發等等。馬興榮〈朱孝臧年譜〉則詳考朱氏生平重要經驗、治學歷程及其與當時詞家交往的情況。

尚有不少學術專著，則綜合上述論題對朱祖謀的詞學成就進行評述，例如林玫儀〈論晚清四大詞家在詞學上的貢獻〉，雖非以朱氏為主題，然其論題之一乃就「校刊詞籍」「編定選本」、「朱氏之論清詞〈望江南〉」等等面向去論述朱氏在推展詞學以及建構詞論上的貢獻。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論題之一，係就「詞論」、「詞作」以及「對清代詞籍的整理及貢獻」三方面去論述朱氏的成就及影響。

(2)、以清代各時期重要詞人詞集為主題或論題之一而進行研究者

底下又可分為二個次類：

甲、係對清代詞人詞集進行箋注、繫年考證者，例如陳銘校點陳維崧《湖海樓詞》，清·李富孫注朱彝尊《曝書亭集詞》，張秉戍箋注顧貞觀《彈指詞》，張草紉箋注納蘭性德《納蘭詞》，趙秀亭、馮統一箋校納蘭性德《飲水詞》，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厲鶚《樊榭山房集》，饒宗頤《茗柯詞繫年考證》，許白鳳校點張惠言《茗柯詞選》，周夢莊疏證蔣春霖《水雲樓詞》等等。

乙、係對清代詞人的生平及其詞作的總體或代表性藝術特色進行探論者，可分綜述各時期詞人及專論個別詞人二種情況。綜述清代各時期詞人詞作者，例

如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詳論陳維崧、朱彝尊、張惠言等人詞作內容情意及藝術特質。葉嘉瑩《清詞選講》亦就陳維崧、朱彝尊、張惠言、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等代表性詞作進行選析。黃撥荊《中國詞史》、艾治平《清詞論說》、嚴迪昌《清詞史》均依照時代先後順序，一一介述清代詞人詞作特色。

專論個別詞人詞作者，如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楊棠秋《陳維崧及其詞學》第六章、丁惠英〈湖海樓詞的風格〉等均詳析陳維崧創作涵養及其詞作藝術技巧。蘇淑芬《朱彝尊之詞與詞學研究》第五章、張宏生〈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中興的開創作用〉等，就詞作技巧、詞風特色，詳論朱彝尊的詞作特色。葉嘉瑩〈論納蘭性德詞—從我對納蘭之體認的三個不同階段談起〉、黃兆漢〈讀納蘭詞〉、鄒曉恢〈納蘭詞的內容及其藝術特色〉，則分析納蘭性德詞作的內容情意以及藝術技巧。徐照華《厲鶚及其詞學研究》第四章、高建中〈略論樊榭詞〉、周瀟〈論厲鶚詞的審美特徵〉等則就厲鶚詞作的選評、源流、特色、價值詳述厲鶚詞作的成就。繆鉞〈論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及其相關諸問題〉、遲寶東〈論張惠言詞的藝術特色〉等詳析張惠言代表性詞作的藝術成就。徐信義〈試論水雲樓詞〉、周篤文〈論蔣鹿潭詞〉、朱惠國〈水雲樓詞的意象經營〉等則詳析蔣春霖詞作的特色。黃坤堯〈項鴻祚《憶雲詞》研究〉，探論項鴻祚詞作的特色。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劉江麟〈悲劇意識的美學觀照—王鵬運悲劇命運與詞風〉等則論析王鵬運詞作與其人政教經歷的關聯。薛祥生〈鄭文焯及其樵風樂府〉則論析鄭文焯的詞學成就及其詞作的特色。馬興榮〈試論況周頤及其詞〉則概述況周頤與詞人的交往及其詞作的特色。除了上述諸多專書或單篇論文討論清代詞人詞作的特色之外，國內外均有多本碩士學位論文，針對清代個別詞人詞集進行研究。其研究路向大致同於上述，故不一一贅舉。

(3)、以清代重要流派總體「詞學」或晚清民初「詞學」總體趨向為主題的論著

與本計畫較相關者，如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就時代背景、理論建樹、創作成就總論陽羨詞學的特色；又將陳維崧的生平及其詞作的藝術風格收附在總體陽羨詞派詞學中討論。侯雅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則就「系列性詞學行爲」、「深層意識」以及「特化性社會與文化關係」探討常派的構成與變遷。其

中「系列性詞學行爲」包涵了「建構詞論」、「重塑典律」以及「創作」。楊伯嶺《晚清民初詞學思想建構》以爲「正變」、「比興」以及「詞史」是晚清民初詞學發展的主軸。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則就傳統與創新的視角，析分晚清民初詞學發展的三個趨向，分別是「舊派詞學」、「新型詞學」以及「現代詞學」。

(4)、以王昶《國朝詞綜》、《國朝詞綜二集》，陳廷焯《詞則》、譚獻《篋中詞》爲主的研究成果。至於三人其他詞學的研究成果，如與本計畫之論題相關者，亦加以介述

符合此一研究進路者，如符櫻《清詞綜系列研究》從編選過程、編者生平、編選體例等面向對王昶《國朝詞綜》、《國朝詞綜二集》進行描述。屈興國〈《詞則》與《白雨齋詞話》的關係〉，則比對《詞則》選錄結果與陳廷焯「沈鬱說」之間的關係。彭玉平〈選本批評與詞學觀念—陳廷焯的詞選批評探論〉係就陳廷焯對歷代詞選的批評意見加以梳理，以凸顯陳廷焯的選本觀念。彭玉平〈選本編纂與詞體觀念—晚清陳廷焯詞選編纂探論〉係就《雲韶集》、《詞則》、《古今二十九家詞選》探究陳廷焯選詞的詞體觀念。侯雅文〈論晚清常州詞派對「清詞史」的「解釋取向」及其在常派發展上的意義〉，則就《篋中詞》與《詞則》編選「清詞」的結果，探析二書的編選取向，以及呈現常派晚期所存在「流派變遷」的問題。至於清·徐珂《清代詞學概論》第三章「選本」、《中國歷代詞選集評》、《清詞選集評》，舍之〈歷代詞選集敘錄〉，陳水雲〈論清代詞選的編纂及其意義〉，雖非針對上述三人的「詞選本」做深入的探究，不過，已對上述三人「詞選本」選錄情形進行概述。

(5)、有關南宋「雅化」詞學的論述成果

底下又可分爲二個次類：

甲、從南宋創作「雅詞」的時代背景，主要詞人詞作特質進行探論者。例如王偉勇《南宋詞研究》，黃文吉《宋南渡詞人》，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等均涉之。

乙、就「詞論及詞選本」的內容，綜觀南宋「雅化」詞觀遞變歷程的研究

論著。在此一論著中，有些學者強調桐陽居士「復雅」詞觀與南宋中晚期張炎等人的「雅正」詞觀的差別。如顏崑陽〈論宋代「以詩為詞」為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以為「復雅」強調政教功能，此一上溯「詩經風雅」的創作精神，與南宋中後期以張炎為主所講究藝術性的「雅正」有別。另外如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等人合著《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第三章第一節「張炎《詞源》的雅化理論」雖就「情感雅正」的共通處，詮釋桐陽居士的「復雅」詞觀與南宋中後期張炎「雅化」詞論二者的承續關係，但也指出二者之間所呈現的政教意味，實存在著差異。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大體不出這兩種論述內容，如趙曉蘭〈宋人詞論的核心——詞的雅化理論〉，鄧喬彬〈論南宋風雅詞派在詞的美學進程中的意義〉，謝桃坊〈南宋雅詞辨原〉，吳熊和《唐宋詞通論》第五章第五節論「靖康之變後……論詞亦多重在家國之念，經濟之懷」，以「倡導復雅」為要點之一，孫維城〈南北宋之間幾位詞論家的詞學觀〉等等。至於蕭鵬《群體的選擇》、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亦曾論及桐陽居士《復雅歌詞》在詞史上的意義，並深入探討南宋如曾慥《樂府雅詞》等諸多「詞選本」的編選結果，以考辨南宋詞體觀念發展的趨向。有些學者則綜合創作與詞論二部分，探討南宋雅化詞觀遞變的歷程，如黃雅莉《宋詞雅化的發展與嬗變——以柳、周、姜吳為探究中心》。此外，尚有些學者側重探討南宋典雅之風與元明清詞壇的關係，其中有觸及朱祖謀與南宋典雅詞觀的論題，例如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等。

與本計畫相關國內外研究情況概述如上，底下則加以評述。

透過第一類研究成果可知朱祖謀在「校勘」及「創作」二方面的詞學成就，較受現今學者們的關注。本計畫在研究背景之處對朱氏詞學的敘述，即參酌此一研究成果而來。然而此一研究成果卻也因過份注重「校勘」的重要性，相對使得朱氏其他詞學的價值及意義窄化。雖然已有學者對《宋詞三百首》進行箋注或專題研究，但此一成果僅能呈現朱氏如何看待宋詞發展歷程的意義；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梳理他對清詞發展歷程的觀點，才能較完整地掌握他對詞史發展的觀點。《詞薈》透過清詞的嚴格去取，呈現朱氏特定的詞觀。此一用意，卻未獲深入探討，十分可惜，故本計畫之論題實有探究的必要。

本計畫以《詞薈》為研究對象，然而透過上述相關國內外研究情況可知，針對《詞薈》進行專題研究者甚少。雖然有若干學者在介述朱祖謀詞學著作時，

曾對《詞薈》選入那些詞人、選錄的首數進行簡要的描述，例如卓清芬、申貞熙等；但是有關此一選本編纂刊印的歷程、編選作品的特質、編選取向，及其承續鮑陽復雅等諸多重要的論題，仍未獲深入探究。

本計畫第一年所要進行的子題是《詞薈》編選作品的特質。與此一論題較為相關者，乃是上述第一類研究成果中，有關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詞的研究成果。箋注者詳考了詞中所提及詞人的生平、〈望江南〉詞作本身的意涵，並對這二十六首詞進行校勘，有助於我們掌握這二十六首的意義，頗具參考價值。然而箋注的學者卻未對〈望江南〉二十六首詞與《詞薈》選錄清詞的關聯加以深究。本計畫正以《詞薈》為主，參酌前人有關朱氏《望江南》諸詞的箋注成果，以深入抉發朱氏去取清詞的觀點。

本計畫所要進行的第二年子題，乃是詮釋《詞薈》的編選取向。與此一論題相關者係前述第二、三、四類研究成果。本論題將透過《詞薈》與「清代詞人詞集的總體特質」以及「浙、常二派以『雅』為標準所選錄的清詞選本」二方面的比對，呈現《詞薈》的編選取向。以探究「清代詞人詞集的總體特質」的論題來看，前人已累積相當多的成果，本計畫將**適度擇要**援用。然而《詞薈》所選錄詞人：如毛奇齡、周之琦諸人，其詞集的總體創作特色，在現代研究中，較少獲得深入探究。就比對毛、周等詞人詞作在《詞薈》中獲選的取向而言，上述的研究成果仍存在著若干不足之處。為了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將先對這些詞人詞作總體特色進行研究。以探究「浙、常二派以『雅』為標準所選錄的清詞選本」的論題來看，除了譚獻《篋中詞》、陳廷焯《詞則》的編選特色及其與常派的關係已獲學者論述，因而本計畫將加以援用，以便對照《詞薈》的特色。至於王昶《國朝詞綜》、《國朝詞綜二編》，雖已有學者加以探討，然而偏重描述其編者的生平、編纂的過程、體例，及其與《國朝詞綜補》、《國朝詞綜續編》、《國朝詞綜補遺》之間承續的關係；對於該選本與浙派「詞論」之間的關聯，仍未獲深入研究。為了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將參酌第三類研究成果，先對王昶選本的編選結果與浙派詞論的關聯，進行探究。

四、研究方法

(一)、第一年研究子題的研究方法

本年度研究子題是「《詞薈》編纂刊刻與編選作品特質探析」，自 96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至 97 年 7 月 31 日完成第一年預定進度。依照原先設定的研究方法，首先由本計畫主持人帶領本校碩士班郭凱文、吳依凡二位助理，先收集朱祖謀與張爾田詞學論交相關的第一手史料，以及《詞薈》刊刻過程的相關記載。這個部分由主持人引導助理就相關資料庫全面收集朱祖謀、張爾田相關詞學史料，並從中揀擇、判斷與《詞薈》編輯有關的史料，區分成「主要論據」及「旁證論據」二類，以論述朱祖謀在《詞薈》編纂的過程中，實居主導的地位。

其次，則由本計畫主持人就分析《詞薈》編選詞作之特質，所須依據的標準，做出明確的指示。此一分析的標準，乃由三個指標組成：分別是「題材」、「內容情意」與「表現手法」。接著由主持人和助理根據上述三項指標，逐一分析作品的內容，經過來回討論，而後歸納《詞薈》所編選的詞作在「題材」、「內容情意」、「表現手法」所呈現的特定樣態。最終，則綜合三項指標的分析結果，說明《詞薈》編選作品的特質。

(二)、第二年研究子題的研究方法

本年度研究子題是：「《詞薈》編選取向析論」，自 97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至 98 年 7 月 31 日完成第二年預定進度。依照原先的設定，主要採取比對和詮釋的研究方法。由計畫主持人說明研究方法的內容及操作步驟，然後與第二年的助理本校碩士生朱好，以及大學生古怡婷、陳筱蕙一起就所設定的方法，對《詞薈》的編選取向進行詮析。第一階段的比對，係就《詞薈》選錄個別詞人詞作特質，與該詞人總體詞作特質進行比較。在操作的方式上，乃延用第一年分析《詞薈》選錄作品特質的判準：即「題材」、「內容情意」與「表現手法」，對相關詞人詞集總體詞作特質進行分析。如此方能在同一個基準上，比對《詞薈》選錄結果與相關詞人詞集總體詞作特質的同異，從而凸顯《詞薈》的編選特色。

第二階段的比對係就《詞薈》的編選結果與浙、常二派具代表性的清詞選本進行比較。由於各選本編成的年代與去取寬嚴不一，是故在比對時，我們不是單就獲選首數比較同一詞人在不同選本中獲選的結果。而是先進行「時間區段」，然後就同一時段內，上述詞選本相關編選結果進行比較；此外，我們主要就「獲選詞作特質」以及「該詞人在選本中所具地位高下」去比較同一詞人在不同選本選錄的結果。就「獲選詞作特質」的比對而言，在操作方式上，仍延用第一年分

析《詞薈》選錄作品特質的判準：即「題材」、「內容情意」與「表現手法」對相關詞人在浙、常二派的清詞選本中獲選結果，進行分析。如此方能在同一個基準上，比對《詞薈》選錄結果與浙、常二派「清詞選本」的同異。就「該詞人在選本中所具地位高下」的比對而言，乃是以該詞人獲選首數佔「詞選本」總體選錄首數的「比例」為判準，去比較詞人在上述不同「清詞選本」所具地位高下的同異。當然，我們也考量到詞人在上述「清詞選本」中獲選首數的多寡，可能另與他本身創作數量的多寡有關；不過綜觀上述三種「清詞選本」的編選結果來看，編選者所秉持的特定詞觀，實對詞人在選本中所獲之地位，更發揮了決定性的效用。

在上述比對的基礎上，我們則進一步就浙、常二派具代表性之「清詞選本」所預設之「雅」的詞觀進行詮析，並觀察其與編選結果的關聯。然後就《詞薈》與浙、常二派具代表性之「清詞選本」同異處進行詮析，以便導引出朱祖謀與清代流派所建構的清人清詞之地位，二者之間的關係。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第一年 研究成果

依循上述的研究方法與步驟，本計畫的第一個子題：《詞薈》編纂刊刻與編選作品特質探析，已獲致下列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就「年輩」及「詞壇聲望」而言，朱祖謀在《詞薈》的編纂過程中，實具主導性的地位

根據馬興榮《朱孝臧年譜》、龍沐勛〈詞薈序〉、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等等史料，可知朱祖謀生卒為西元一八五七年至一九三一年，而張爾田生卒為一八七四年—一九四五年。朱較張年長十七歲。又朱氏早已是當時詞壇的宗主，故龍沐勛特向朱氏提出《詞薈》、《宋詞三百首》合刻之請。由此可見，《詞薈》一書，雖由朱、張二人合編，而實以朱氏之意見為依歸。

(二)、《詞薈》編選結果呈現超越流派的立場

就清代三大流派獲選的情況而言，陽羨詞派、浙西詞派的領袖人物獲選首數偏多，而常州詞派領袖人物獲選首數相對較少。

陽羨詞派領袖陳維崧獲選首數為十一，浙西詞派朱彝尊有十首、厲鶚有九首。至於常派張惠言只有四首、周濟詞作全無入選。這種情況固然與詞人創作數量有關，然而從中也可以略窺朱祖謀對上述三大流派的觀點。

對於無法劃歸上述三大流派的詞人，如毛奇齡、納蘭性德、項鴻祚、蔣春霖等人，選錄的首數甚高，分別是十一、十二、九、十。由此可見，朱祖謀對清詞發展歷程的觀點，並未囿限於特定流派的立場。

(三)、《詞薈》編選詞作以「春、秋景色」的題材情境為主，其次則是「歷史典故」、或是有關「故國」的題材情境

《詞薈》總共收錄詞作一百三十七首，其中約有六十首，以「春景」、「秋景」為主要題材，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歷史典故」、「故國」為主要題材者，約三十一首，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三。

(四)、《詞薈》所選錄的詞作以抒發「今昔盛衰」的情意為主，其次則是「男女閨情」、或是「傷春情緒」

《詞薈》中以「今昔盛衰」為主要情意，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男女閨情」或是「傷春情緒」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其少感慨「孤懷」者亦有百分之五。

(五)、《詞薈》編選詞作以「意象興發」的表現手法為主，少取「情境連類」的表現手法。同時往往重視「篇章結構變化」；而不注重運用典故雕琢字句，或是局部字句修辭的作品

(六)、《詞薈》編選詞作，以沒有作者自述寫作動機者略多，其次則是有作者自述特定寫作動機者。「泛題」的詞作最少

《詞薈》所選錄的詞作中沒有作者自述寫作動機者，共五十四首，約佔總

數的百分之四十。作者自述特定寫作事件或動機者，共四十五首，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三。僅交代寫作題材類型或是寫作地點者，約三十八首，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七。

第二年 研究成果

依循上述的研究方法與步驟，本計畫的第二個子題：《詞薈》編選取向析論，目前所獲致的成果如下：

(一)、對《詞薈》所選錄的詞人詞集：毛奇齡《毛翰林詞》(《西河填詞》)、陳維崧《湖海樓詞》、朱彝尊《曝書亭詞》、曹貞吉《珂雪詞》、顧貞觀《彈指詞》、納蘭性德《納蘭詞》、厲鶚《厲樊榭詞》、張惠言《茗柯詞》、周之琦《心日齋詞》、項廷紀《憶雲詞》、蔣春霖《水雲樓詞》、王鵬運《半塘定稿》、《半塘剩稿》、鄭文焯《樵風樂府》、朱祖謀《彊村詞》、況周頤《蕙風詞》等詞集，逐一分析其「題材」、「內容情意」與「表現手法」，並就分析的結果，歸納各詞集的風格取向。為使分析歸納的結果能夠深入詳細，並且方便凸出朱祖謀的編選結果與清代三大詞派之關係，故優先選擇「陳維崧、朱彝尊、張惠言」三家詞進行分析。其中「陳維崧詞」已有具體的研究成果，茲擇要概述如下：

就《湖海樓詞》所呈現的風格，乃是以抒發不得志的悲情，以及傷逝念舊之感為主，語言上以激越慷慨為特色。不過，若是參酌其他清詞選本以及詞話的內容，可以看到陳維崧另有抒發「豔情」而「聲華裙屐」「多為旖旎語」的風格。這類風格的詞作，較少見於《湖海樓詞》之中。這是因為陳氏晚年在創作上自覺地追求「慷慨激越」的風格。其與吳逢原、吳本嵩、潘眉共輯的《今詞苑》所選錄的「陳維崧詞」，亦多屬蒼涼悲壯之作，正與此一風格趨向相合。

在上述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比較《詞薈》對「陳維崧詞」的編選結果與「陳維崧詞」總體風格，二者的同異。《詞薈》所選錄的「陳維崧詞」，共 11 首，其中如〈虞美人〉(無聊笑撚花枝說)，抒發厭戰的情思。〈滿庭芳〉「詠宣德窰青花脂粉箱為萊陽姜學在賦」，乃以皇室故物起興，抒發今昔之感。〈摸魚兒〉(是誰家、本師絕藝)，則以白璧雙彈奏琵琶起興，抒發弔古、亡國的悲情。〈賀新郎〉「贈何生鐵，鐵小字阿黑，鎮江人，流寓泰州，精詩畫，工篆刻」，乃藉著鑄鐵之事，抒發亡國、思鄉之情。〈賀新郎〉「冬夜不寐寫懷用稼軒同父倡和韻」，則

直抒遭時不遇的悲慨。這類詞作大多以人文歷史為創作的題材，抒發悲壯的情懷，可見與上述陳維崧所自覺的詞風相近。不過，朱氏所擇出的陳維崧詞，卻與陳維崧在《今詞苑》中的自選作相合者甚少。

(二)、對浙派王昶《國朝詞綜》、譚獻《篋中詞》、陳廷焯《詞筍》對於「清詞」的選錄，進行分析。其中對「陳維崧詞」的編選結果，已有較為深入的分析。若將《詞筍》對「陳維崧詞」的編選結果，與上述選本相比較，可見朱氏與《國朝詞綜》所選錄的陳維崧詞，不甚相合，而較趨近《篋中詞》選錄的結果。這顯示朱氏對「陳維崧詞」的編選結果，與浙派為遠，而較接近常派譚獻的路線。

有關上述朱氏編選「陳維崧詞」的取向，本人已擇其要點，寫入〈「清詞選本」中的「陳維崧詞」〉一文，成為該文的一部分內容。上揭論文已於 2009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所舉辦之「2009 上海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俟修改增補後，將於期刊上正式發表。

貳、參考文獻

一、朱祖謀詞學著作

詞薈 朱孝臧原編 張爾田補錄 見《近代詞選三種》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六八年

詞薈 收錄於《彊村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

湖州詞徵 朱孝臧輯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國朝湖州詞錄 朱孝臧輯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滄海遺音集 朱孝臧輯 見《近代詞選三種》

夢窗詞集補 朱孝臧校 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五八年

彊村老人四校定本《夢窗詞集》 朱孝臧校定 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八八年

夢窗詞集小箋 朱孝臧箋 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八八年

彊村叢書(彊書叢書、彊書遺書合刊) 朱孝臧輯校編撰 夏敬觀手批評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 附錄朱氏世系、朱公行狀、朱氏墓誌銘、彊村校詞圖題詠

宋詞三百首 朱祖謀編、唐圭璋箋注 台北西南書局 一九九二年

宋詞三百首注評 朱祖謀編 王兆鵬、黃崇浩注評 南京鳳凰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宋詞三百首詳析 朱祖謀編、郭伯勛編注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〇五年

彊村語業箋注 朱孝臧著 白敦仁箋注 成都巴蜀書社 二〇〇二年(引錄蔡瑩〈朱彊村望江南題清詞箋注〉)

彊村老人評詞 龍沐勛輯 見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 上海書局 一九八五年

二、主要清人詞集

毛翰林詞 毛奇齡著 見楊家駱主編《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二 台北鼎文書局 一九七六年

湖海樓詞集二十卷 陳維崧著 乾隆六十年宜興陳淮浩然堂刊湖海樓全集本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湖海樓詞集三十卷 陳維崧著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一九三六年

- 曝書亭集詞註七卷 朱彝尊著、清李富孫註 台北廣文書局 一九七八年
- 曝書亭集外詞 朱彝尊著、朱墨林輯、馮登林補校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曝書亭刪餘詞一卷 朱彝尊著 光緒二十九年長沙葉氏刊校觀古堂彙刻書本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珂雪詞二卷補遺一卷 曹貞吉著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一九三六年
- 彈指詞箋注 顧貞觀著、張秉戍箋注 北京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
- 飲水詞箋校 納蘭性德著、趙秀亭、馮統一箋校 遼寧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 納蘭詞箋注(修訂本) 納蘭性德著、張草初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
- 樊榭山房詞 厲鶚著 見《樊榭山房集》 中華書局據清光緒振綺堂重刻本校刊
一九八二年
- 茗柯詞鈔三十五首 張惠言著、王煜纂錄 民國三十六年正中書局排印清十一家
詞鈔本
- 茗柯詞四十六首 張惠言著 見《茗柯文編》 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一九七
一年
- 茗柯詞選 張惠言著、許白鳳校點 南昌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 心日齋詞集 周之琦著 見《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
- 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刪存一卷 項廷紀著 光緒二十一年仁和許氏榆園叢刻
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 水雲樓詞 蔣春霖著、周夢莊疏證 台北黎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一九八九年
- 半塘詞鈔 王鵬運著、王煜纂錄 民國三十六年正中書局排印清十一家詞鈔本
- 半塘定稿 王鵬運著 台北學生書局 一九七二年
- 樵風樂府九卷 鄭文焯著 據張瑞京藏本刊印 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八一年
- 蕙風詞 況周頤著 台北世界書局 一九六六年
- 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 楊家駱主編 台北鼎文書局 一九七六年

三、主要詞選本

- 樂府雅詞正集三卷拾遺二卷本 曾慥 收錄於《唐宋人選唐宋詞》 曹元忠原
校、葛渭君補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 復雅歌詞一卷 鮑陽居士撰、趙萬里輯本 見唐圭璋《詞話叢編》本 台北新文

豐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國朝詞雅 姚階 清嘉慶三年(1798)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國朝詞綜 王昶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
國朝詞綜二集 王昶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
篋中詞 譚獻 清光緒八年刊本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詞則 陳廷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全清詞鈔 葉公綽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二年
近代詞鈔 嚴迪昌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 龍沐勛編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清詞選 張伯駒、黃君坦編選 河南中州書畫社 一九八二年
金元明清詞選 夏承燾、張璋編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四、其他典籍、論著 (含序跋、工具書)

甲、 專書

彙輯宋人詞話 夏敬觀輯 台北廣文書局 一九七〇年
中國歷代詞選集評 徐珂 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宋代詞學資料匯編 張惠民 汕頭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復堂詞話 譚獻著、徐珂編著、顧學頡校點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 濟南齊魯書社 一九八三年
唐宋詞集序跋匯編 金啓華等五人合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三年
詞籍序跋萃編 施蟄存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詞話叢編 唐圭璋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
清詞選集評 徐珂 北京中國書店 一九八八年
歷代詞話續編 張璋、職承讓、張驊、張博寧編纂 河南大象出版社 二〇〇五
年
清詞紀事會評 尤振中、尤以丁編著 合肥黃山書社 一九九五年
近現代詞紀事會評 嚴迪昌編著 合肥黃山書社 一九九五年
光宣詩壇點將錄斟註 汪辟疆著、高拜石校注 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六

年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 見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 台北明文書局 一九八五

年

近世人物志 金梁輯錄 見《清代傳記叢刊》

碑傳集 汪兆鏞纂錄 見《清代傳記叢刊》

續碑傳集 繆荃孫編 見《清代傳記叢刊》

續碑傳集補 閔爾昌編 見《清代傳記叢刊》

廣清碑傳集 錢仲聯 蘇州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歷代詞人考略(唐宋)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二〇〇三年

清詩紀事 錢仲聯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清代詞學概論 徐珂 台北廣文書局 一九七九年

納蘭容若及其詞研究 李惠霞 臺北中國文化出版部 一九八二年

詞學季刊(合訂本) 上海書店 一九八五年

宋南渡詞人 黃文吉 台北學生書局 一九八五年

南宋詞研究 王偉勇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朱彝尊之詞及其詞學研究 蘇淑芬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納蘭性德與其詞作及文學理論之研究 徐照華 台中大同資訊企業公司 一九八九年

清代詞學四論 吳宏一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一九九〇年

文轍—文學史論集 饒宗頤著 台北學生書局 一九九一年 (錄饒宗頤箋〈朱彊村論清詞望江南箋〉、〈茗柯詞繫年考證〉)

王鵬運及其詞 譚志峰 桂林瀛江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 蕭鵬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 王兆鵬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詞學古今談 繆鉞、葉嘉瑩 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一九九二年

陽羨詞派研究 嚴迪昌 山東齊魯書社 一九九三年

南宋詞史 陶爾夫、劉敬圻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唐宋詞通論 吳熊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詞話學 朱崇才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清詞名家論集 葉嘉瑩、陳邦彥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

六年

清詞選講 葉嘉瑩 台北三民書局 一九九六年

詞學研討會論文集 林玫儀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

六年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 龍沐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清詞叢論 葉嘉瑩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唐宋詞史 楊海明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唐宋詞美學 楊海明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厲鶚及其詞學研究 徐照華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唐宋詞流派史 劉揚忠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清詞史 嚴迪昌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宋人雅詞原論 趙曉蘭 成都巴蜀書社 一九九九年

清代詞學的建構 張宏生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清詞論說 艾治平 上海學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詞學論叢 唐圭璋 台北鼎文書局 二〇〇一年

中國詞學史 謝桃坊 巴蜀書社 二〇〇二年

詞論史論稿 邱世友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

宋詞雅化的發展與嬗變—以柳、周、姜、吳為探究中心 黃雅莉 台北文津出版
社 二〇〇二年

中國詞史 黃撥荊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

黃文吉詞學論集 黃文吉 台北學生書局 二〇〇三年

晚清民初詞學思想建構 楊柏嶺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唐宋詞綜論 劉尊明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清代詞學 孫克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

唐宋詞史的還原與建構 王兆鵬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 朱惠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合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 二〇〇五年

清代詞學發展史論 陳水雲 北京學苑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湖海樓詞研究 蘇淑芬 台北里仁書局 二〇〇五年

- 晚清詞論研究 林玫儀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七九年
- 宋代詞選集研究 劉少雄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五年
- 疆村詞研究 申貞熙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五年
-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 劉少雄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四年
- 庚子秋詞 陳正平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四年
- 納蘭性德及其詞研究 李嘉瑜 淡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五年
- 況周頤詞研究 羅紐金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五年
- 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 卓清芬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〇〇〇年
- 陳維崧及其詞學 楊棠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〇〇一年
- 顧貞觀《彈指詞》研究 吳幼貞 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〇〇一年
- 鄭文焯詞研究 趙國蓉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〇〇一年
- 蔣春霖及其《水雲樓詞》研究 簡嘉芬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〇〇二年
- 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 侯雅文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〇〇三年
- 曹貞吉《珂雪詞》研究 蘇春榮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〇〇三年
- 清詞綜系列研究 符櫻 武漢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〇〇四年
- 詞學研究書目(1912-1992) 黃文吉主編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 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 林玫儀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五年
- 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 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七年

乙、期刊、專書論文

- 近代名賢論詞遺札 龍沐勛輯 《詞學季刊》創刊號 頁 165-170

- 近代詞人逸事 張爾田 《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四號 頁 174-182
- 近賢論詞遺札 朱居易輯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四號 頁 143-146
- 詞學研究通信(上) 朱彊村、夏承燾作 吳無聞注釋 《文獻》第七輯 一九八一年三月 頁 8-14
- 詞學研究通信(下) 朱彊村、夏承燾作 吳無聞注釋 《文獻》第八輯 一九八一年六月 頁 66-72
- 論南宋風雅詞派在詞的美學進程中的意義 鄧喬彬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頁 24-31
- 歷代詞選集敘錄 舍之 《詞學》第四輯 一九八六年 頁 243-269
- 歷代詞選集敘錄 舍之 《詞學》第五輯 一九八六年 頁 254-267
- 詞則與白雨齋詞話的關係 屈興國 《詞學》第五輯 一九八六年 頁 129-139
- 試論水雲樓詞 徐信義 第一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九八九年 頁 265-286
- 樂府雅詞版本述略 陸三強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 227 期 一九九〇年 頁 10-14
- 論納蘭性德詞—從我對納蘭詞之體認的三個不同階段談起 葉嘉瑩 《中外文學》第 19 卷第 8 期 一九九一年 頁 4-33
- 論晚清四大詞家在詞學上的貢獻 林玫儀 《詞學》第九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一九九二年 頁 148-173
- 臺灣近三年詞學研究書目 1993-1995 《書目季刊》第三十卷第一期 一九九四年 頁 64-82
- 論清詞在詞史上的地位 饒宗頤主講 胡曉真整理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四卷第一期 一九九四年三月 頁 1-5
- 清末民初常州詞派的情感流向 李慈健 河南大學學報第三十四卷第二期 一九九四年三月 頁 53-58
- 近現代詞學批評方法論 劉少雄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四卷第二期 一九九四年六月 頁 31-35
- 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中興的開創作用 張宏生 文學遺產 一九九四年六月
- 湖海樓詞的風格 丁惠英 中華詞學第一期 一九九四年 頁 181-200
- 論彊村與彊村詞 張滌雲 杭州大學學報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一九九五年九月

頁 75-81

浙西詞派創始人朱彝尊之詞與詞論及其影響 葉嘉瑩 中國文化 一九九五年一月

悲壯的主論：論南宋前期詞的時代特色與多樣化表現 喬力 《齊魯學刊》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頁 104-110

鄭文焯及其樵風樂府 薛祥生 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 一九九八年三月

南宋詞與清代詞學研究中的困惑 陶爾夫 《求是學刊》 一九九八年 頁 150-160

納蘭詞的內容及其藝術特色 鄒曉恢 江西社會科學學報 一九九八年五月

論宋代「以詩爲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顏崑陽 東華人文學報 第 2 期 二〇〇〇年 頁 33-67

南宋雅詞辨原 謝桃坊 《文學遺產》 二〇〇〇年第二期 頁 53-61

水雲樓詞的意象經營 劉勇剛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 二〇〇一年三期

南北宋之間幾位詞論家的詞學觀 孫維城 安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二〇〇二年一月

鹿潭詞的感傷特質 朱惠國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二〇〇二年二月

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探論 彭玉平 學術研究 二〇〇二年十期

從晚清兩大詞人(朱祖謀、況周頤)的詞史之作看清朝的衰亡 葉嘉瑩 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二〇〇三年二月

朱孝臧年譜(上) 馬興榮 《詞學》第十四輯 二〇〇三年 頁 350-385

朱孝臧年譜(下) 馬興榮 《詞學》第十五輯

一九三〇到一九四九年清詞的總體研究 陳水雲 漢學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 第三期 二〇〇三年八月 頁 1-14

曹貞吉詞的藝術特色 翁容 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二〇〇三年五月

悲劇意識的美學觀照—王鵬運悲劇命運與詞風 劉江麟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二〇〇四年五期

論陳維崧以詩爲詞的創作特徵及意義 周絢隆 文藝研究 二〇〇四年三月

南宋雅詞理論 王開春 安徽教育學院學報 二〇〇五年一月

論常州詞派張惠言的詞論與詞作 鄭雅寧 商洛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二〇〇五年二月

- 論宋代詞學的騷雅 郭鋒 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二〇〇五年三期
- 選本批評與詞學觀念—陳廷焯的詞選批評探論 彭玉平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二〇〇五年五月
- 論晚清常州詞派對「清詞史」的「解釋取向」及其在常派發展上的音義 侯雅文 淡江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 項鴻祚《憶雲詞》研究 黃坤堯 東方文化 四十卷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 試論況周頤詞 馬興榮 河地學院學報 二〇〇六年一月
- 論張惠言詞的藝術特色 遲寶東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 二〇〇六年五月
- 論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所建構的「宋詞史」及其在清代宋詞典律史上的意義 侯雅文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二期 二〇〇六年六月
- 論厲鶚詞的審美特徵 周瀟 青島大學師院學報 二〇〇六年七月
- 選本編纂與詞體觀念—晚清陳廷焯詞選編纂探論 彭玉平 學術研究 二〇〇六年七月

參、計畫成果自評

一、第一年研究成果自評：

本年主要研究的工作，在於歸結出《詞薈》編選詞作的特色。在上述的研究成果上，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下的問題：朱祖謀雖然選錄甚多陽羨詞派陳維崧的詞作，卻沒有一味凸顯陳氏驅遣典故，表現「雄」、「霸」之才氣的詞作；反而選錄不少陳氏那類藉由寫景或是敘述時事，以抒發今昔之感或是厭戰之情；對於朱彝尊，也不選錄那些鋪排典故的「典雅」之作，反而多選那些白描而抒發「男女」或「傷春」的詞作。此外，對張惠言的詞作，則不凸顯那些表現「道德理性」之作品，而多選那些「傷春」之作，這當中實涵有改造、重塑清代詞人詞作之準典律性的意義。凡此，有待第二年全面分析這些獲選詞人總體詞作的風格，以及其他清詞選本選錄的結果，才能全面呈現朱氏編選的特殊取向，及其中所隱涵改造清代重要詞人準典範、準典律的意義。

至於有關《詞薈》編選特質的細節，等到本年執行完畢後，當可以有更全面的掌握，屆時可望以論文的方式，詳細論述之。

透過執行第一年計畫，助理人員已能熟悉國內外收集詞學資料的管道，並且能夠掌握研究《詞選本》的方法，奠定良好的學術基礎。

二、第二年研究成果自評

本年主要研究的工作，在於彰明《詞薈》的編選取向。在上述的研究成果上，可以進一步延伸思考如下問題：朱祖謀所認知的「復雅」與浙派所提倡的「雅」、常派譚獻、陳廷焯所謂的「雅」、「大雅」之觀念的承變關係。又朱氏何以上溯「復雅」？這與朱氏所置身的「政教情境」與「詞學情境」有何關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綜合」《詞薈》與《宋詞三百首》分別所呈現的詞觀，證明朱氏以「雅」為中心的詞觀所蘊涵多重的意涵。

透過執行第二年計畫，助理人員已能熟悉國內外收集詞學資料的管道，並且能夠掌握研究《詞選本》的方法，奠定良好的學術基礎。

綜合上述，本計畫二年期執行成果與預期目標相去不遠，其所獲結論具有

一定程度的學術價值，而適合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含宣讀論文)

報告人姓名：侯雅文

服務機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職稱：專任助理教授

會議正式名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

會議時間：自 97 年 10 月 24 日至 97 年 10 月 30 日

地點：中國安徽蕪湖

獲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名稱：論朱祖謀《詞薈》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

義

獲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編號：96-2411-H-004-030-MY2

報告內容：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 96 年 10 月接獲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所主辦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邀請函。因本人現所執行之二年期國科會專題計畫：「論朱祖謀《詞薈》及其在詞學史上的意義」，早在 95 年 12 月便向國科會提出申請，來不及在申請時編列出席此次國際會議的相關預算。故於 97 年 8 月執行第二年專題計畫時，向國科會提出追加出席「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外差旅費，獲得補

助六萬元整。在赴該次會議之前，本人於10月22日到24日，先到南京大學文學院，出席「兩岸三地清詞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然後於24日晚間轉赴安徽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報到。本次會議約計有一百三十多位學者與會，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台灣等地。主辦單位依照與會學者提交之論文所屬文類、主題，區分三組舉行，每一組各分六場次進行討論。會議的議程如下：25日上午開幕式、主題發言，下午分組研討。26日上午分組討論。27日上午分組討論，下午閉幕式。本人被劃歸第一組，係屬於「詩類」，會議期間，全程參與討論。並於第二場，時間是10月25日16:20-18:00，發表論文：〈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承蒙與會學者莫礪鋒教授、王輝斌教授等等，惠予指教，本人收獲頗多。又觀摩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使得本人的「唐代文學」之研究視域更加開闊。傅璇琮先生於閉幕式致辭，揭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宗旨及精神。新任會長陳尚君先生，則陳述學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下屆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的相關事務。會議順利落幕。

二、與會心得

本人參加此次會議，感到收獲甚多；其中尤以「唐代文學」的研究現況，對本人的啟發最大。茲將本次會議所呈現之「唐代文學」的研究方向，歸類如下：

- (一)、以作家生平、作品版本或特定史實進行考據者：如陳冠明〈許敬宗詩繫年考〉、朱玉麒〈張說詩集明代版本傳承考〉、林大志〈蘇頌張說交遊考略〉、杜曉勤〈駱賓王從軍西域考辨〉、戴偉華〈李白自述待詔翰林相關事由辨析〉、王勛成〈杜甫授檢校工部員外郎之始末〉、楊曉靄〈杜甫「行」詩之「變」的音樂涵蘊〉等等。
- (二)、從歷史、哲學、文化的角度，詮釋文學現象或文學作品的意義者：如胡可先〈《薛元超墓志》與初唐文學〉、魯華峰〈唐中宗與初唐宮廷詩的新變〉、阮堂明〈「清談」遺風與初盛唐詩歌〉、任海天〈初唐多士多歸東宮或諸王府之歷史現象面面觀〉、葛曉音〈「獨往」與「虛舟」—唐代山水詩的玄趣和道境〉、畢寶魁〈談王維的儒家情懷〉、張海沙〈張說與般若心經〉、葛景春〈李杜與唐代的南北文化交流〉、高建新〈「胡氣」與盛唐詩〉、傅紹良〈唐代諫制、諫草與唐代諫議制度〉等等。
- (三)、從文學理論、美學、典律接受論述的角度，去詮釋唐詩的意義者：如吳振華〈論王勃的詩序〉、王志清〈「王灣體」的立論與詮釋—以〈次北固山下〉為個案〉、沈文凡、彭偉〈黃鶴樓〉詩的接受—以崔李競詩為中心〉、侯雅文〈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張安祖〈「文彩豐茸」、「韻高才短」與「淡」—論殷璠、蘇軾與聞一多關於孟浩然詩的評價〉、方錫球〈胡應麟

的唐詩變化觀〉、廖美玉〈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衣若芬〈杜甫〈麗人行〉詩的圖像演繹〉、金宜貞〈「遣興」與杜甫詩歌的意蘊〉、謝思煒〈李杜優劣論爭的背後〉等等

- (四)、從主題、藝術技巧對作品進行實際批評者：張清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論王維輞川山水詩的藝術美〉、王輝斌〈王維的邊塞之行及其邊塞詩〉、陶文鵬、陸平〈論岑參詩歌創造奇象奇境的藝術〉、殷春梅〈李白《橫江詞六首》與橫江風波題材詩歌〉、莫礪鋒〈穿透夜幕的詩思－論杜詩中的暮夜主題〉、佐藤浩一〈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探微〉、黃奕珍〈「景語」的作用－以杜甫〈秦州雜詩〉與「邊塞」有關之詩篇為例〉等等。
- (五)、從出版的角度論唐代文學的研究：如淡懿誠〈出土文獻的出版與唐代文學研究〉等等。

總體看來，大陸學者對「唐代文學」的研究比較傾向實證考據的路向；而台灣學者則比較傾向於西方理論的借用或方法論的建構。二者各有長處，若彼此互濟，必可創造更精深的學術成果。

三、考察參觀活動：

本次會議於 27 日閉幕後，主辦單位安排參觀黟縣西遞－宏村古村落、安徽徽文化博物館以及考察黃山、歙縣風景區。透過這些考察活動，一方面可以深入體會徽州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也充分領略那類抒寫「黃山」之古典文學作品的佳妙之處。對於日後的相關教學及研究工作，均有助益。

四、建議事項：

本次會議曾針對兩岸學術交流的議題，進行探討。目前台灣學界可以通過「中國期刊網」的資料庫，掌握大陸相關學術研究的成果。反觀大陸的學界，卻很難掌握、引用台灣的研究成果。為了使台灣優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提供大陸及其他各國學者參考、引用，建立一個整合台灣學術論著的資料庫，作為暢通台灣與其他各國學界交流的平台，實有必要。

五、其他：

本人於此次會議所宣讀的論文，全文如下：

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

一、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以「孟浩然詩典律史」為例

本文對「典律」的界說是：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品」；另將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家及其總體作品風格」，稱為「典範」。上述所謂的「權威性」不是來自於作品本身所涵具之絕對而普遍的價值；而是來自於作品被「同一」與「不同」時期秉持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因此，本文對「典律」的觀點，偏向作品被歷代讀者接受的過程。然而，「典律」的完成，必須累積許多時代的閱讀經驗；倘若某些作品只在「同一」時期，受到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則未必可稱為「典律」，本文另以「準典律」稱之。又倘若某些作品，在某一時期，受到某一特定意識型態之讀者的認可，但尚未能達到「準典律」的程度，則本文以「範作」稱之。

現今，當我們欲去書寫「唐詩史」，或是欲去研究某一文論家所建構之「唐詩史」，在「方法學」上，必須先就既有「唐詩典律」，考察其所以被「典律化」的過程，以做為「參照性知識」，用來對顯我們所建構之「唐詩史」的特色以及所欲傳達的「詩史觀」；或是用來對顯我們所研究之文論家，其所建構之「唐詩史」的特色及其所欲傳達的「詩史觀」。蓋因「唐詩史」的建構，必然得通過選擇、編排、詮釋眾多特定唐代詩人詩作而後成事；其結果，亦必「回應」該特定作品在歷代的閱讀經驗中，被接受的狀況。所謂的「回應」可以包涵下列三種情況：(一)、順承既有「唐詩典律」；(二)、提出新的「唐詩準典律」；(三)、改造「既有唐詩典律」的詮釋觀點。從這個角度而言，「唐詩史」的建構，不以追求客觀知識為終極目的；在做法上，也往往不是去重複前人描述唐代有那些典範詩人的成果而已；更重要的是，透過對這些典範詩人之特定作品的選擇或詮釋，去凸顯順承或改造既有文學史觀的意圖。上述所謂「參照性知識」，即指本文所欲建構之「唐詩典律史」。就此一「典律化」的過程而言，固然必經數代而後成，然自唐代，即開其端。此一開端，可視為「唐詩準典律」建立的階段。

本文乃是在上述觀點的預設下，省思現今「詩史」、「唐詩史」的論著對孟浩然詩建構的結果；從而導出「孟浩然詩典律史」的研究計畫，而以孟浩然詩在「唐

代詩學」中被接受的狀況及其特定作品「準典律化」的情形，做為第一階段的論題。此一研究的效用，一方面可以「孟浩然詩典律史」，做為建構「唐詩典律史」的範例；另一方面則用此一研究成果，做為本人目前研究明代李夢陽評點《孟浩然詩》的參照性知識。底下則就現今「詩史」、「唐詩史」如何建構孟浩然詩，以及李夢陽評點孟浩然詩集的內容，略加陳述，以申明此一論題的必要性。

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建構的結果，其中共識程度較高的詩作，如〈過故人莊〉、〈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歲暮歸南山〉等等。其中，諸位學者所以引述〈歲暮歸南山〉一詩，主要用來說明孟浩然功名不遂的際遇；而並未以之作爲孟浩然詩風的代表。現代學者對上述作品的詮釋觀點，大多集中在作品題材以「山水」、「田園」爲主；內容情意則以「友朋情誼」、「羈旅客愁」爲主，略及「功名仕進之情」；表現手法以「語言自然清新」、「寫景雕琢刻劃」爲主。不過，由於各人觀點互有歧異，因此有時對同一作品所進行之詮釋結果便不同。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詩，葉慶炳、李曰剛、木齋、阮忠諸位先生皆從「求仕」的角度去詮釋之，甚至由此批判孟浩然未能完全免俗的人格型態。不過，張建業先生卻僅就「善於寫景」之有關「興象」的角度去詮釋之，似乎有意簡化孟浩然「仕」、「隱」駁雜的人格。另外，若就諸位學者共識程度較低的詩作而言，如〈留別王維〉、〈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等等而言，其中〈留別王維〉那類抒發「懷才不遇」之悲感的詩作，尙能獲得若干學者的關注。至於像〈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那類直陳「建功立業」之壯志的詩，只有極少數學者如阮忠先生將之列爲孟詩的代表。這類作品皆關乎「追求功名」，可寬泛地與上述〈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劃歸同一類。相較於諸位學者多選孟詩那類描寫山水、田園而抒發閒適之情或羈旅客愁的作品；而少選表露「追求功名」之心或「功名失意」的詩作，就使得這類作品相對受到忽視。這當中實隱涵如下的問題：何以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的建構，偏重「閒適之情」以及與其相關之「興象」的特色？除了因爲孟浩然詩中，這類作品所佔比例較高之外，是否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浩然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凸顯孟浩然詩中相對受到其他多數學者所忽視的作品，此舉便可能涵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

又諸位學者雖共推孟浩然抒寫「山水」、「田園」之作，然而因爲對孟浩然與陶淵明、謝靈運之因承關係的認定不一，使得他們對這些代表作的詮釋觀點也出現歧異。如李曰剛先生偏就「表現手法」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凸顯孟浩然「山水詩之作風近於大謝」。他自述此一觀點乃是承杜甫〈遣興〉詩

所謂「往往凌鮑謝」而來。又如陸侃如、馮沅君、木齋諸位先生則偏就「人格」、「行事」去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凸顯孟浩然詩「情景交融」、「凸出主體」可上契陶淵明。他們自述此一觀點主要承自唐代王士源對孟浩然之「性情」、「行事」的敘述而來。又如葉慶炳先生以為孟浩然詩「兼有陶、謝兩家風格」，他舉〈過故人莊〉做為孟詩上承陶詩之證，而以〈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為孟詩上承謝詩之證。然而其中〈彭蠡湖中望廬山〉卻未被各家所共同認定堪為孟詩之代表作。就〈過故人莊〉一詩而言，主要描寫田園農事的生活，故足可作為孟詩上承陶淵明之範例。至於〈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先以較多的篇幅「寫景」，而後再陳述「隱逸」的志向，這二部分各成段落，並未相互交融而不可分割，故足可作為孟詩上承謝靈運之範例。然而，李曰剛先生既取此詩為證，說明孟、謝之關聯，何必還要選取〈過故人莊〉一詩中「寫景寫實」之句，以便將這類作品上附謝靈運之詩風呢？這其中難道沒有改造孟詩中像〈過故人莊〉這類作品之典律性的用心嗎？此外，孟詩中的確有若干像〈彭蠡湖中望廬山〉之類的作品，可是由於學者們只欲凸顯孟詩上承陶詩之關係，因而對這類作品也就少予關注，這當中都隱涵了學者基於特定的詩觀，或繼承特定的詩學傳統，而塑造孟詩典律之用心。又從上述所論，已可見出諸位學者們對孟詩典律的建構，皆有回應唐代詩學之處。

多位學者所選的孟詩，大多以「五言」為主，甚至完全不錄「七言」之作。只有少數學者兼及孟詩中「七言」之作，如陸侃如、馮沅君、阮忠諸位先生，皆共推〈夜歸鹿門山〉一詩。何以如此？除了因為孟詩中，「五言」所佔比例偏高之外，是否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另行列舉「七言」以為孟浩然之佳作，此舉既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同時是否也涵有另承其他孟詩之詮釋傳統的意義？

通過上述的提問，則已可逼出如下的論題：對於現今的「唐詩史」撰寫或研究，必須先就個別唐代詩人接受的歷程，建立一套參照性的知識。

孟浩然的詩自唐代之後，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選錄 104 家詩人詩作，其中孟詩高達三十三首，居第十名。蘇軾曾予孟詩以「韻高而才短」的批評。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以為孟詩「一味妙悟」，故能「獨出退之之上」。劉辰翁曾批點孟浩然詩集，到了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以孟詩「五絕」、「五律」、「五排」、「七律」為「正宗」，至於其「五古」僅列為「名家」，「七古」、「七絕」下居「羽翼」，由此可見對孟詩的接受視域，到了明代明顯朝「辨體」轉向。李東陽則稱

讚孟詩「悠遠深厚」，堪為「大家」。在這一段歷程中，孟詩所受到的褒貶不一。李夢陽繼李東陽成為文壇的領袖，現代學者大抵已指出李夢陽崇尚「漢魏盛唐」之詩，其中「盛唐」尤指杜甫。順此而來，有學者如陳文新先生《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頁 265，就作出李夢陽對「王、孟詩風不滿」的推斷。然而，李夢陽曾參評孟浩然詩集，就評語的內容來看，他未必完全否定孟浩然的詩。此外，其序云：「予觀劉子評浩然詩，當矣；然有未至者焉」，則可見他參評孟詩的觀點，另有別於劉辰翁者；而觀其評語內容，亦有回應明代在「辨體」的視域下，以「格調」的觀點去接受孟浩然詩的論述。可是，有關李夢陽對孟詩參評的觀點及其在「孟詩典律化」的歷程上所涵有的意義，此類論題，卻尚未獲得深入的研究，如此一來，對於李夢陽詩學之意義的理解，不免有憾。倘若我們欲去闡明此一論題，則除了建立明代格調詩學、劉辰翁評點孟浩然之詩學的相關知識之外，更須旁及其他唐代至明代初期總體文學社會對特定孟詩接受的情況，以為參照知識，如此方能全面地彰明李夢陽如何承變先前評論孟詩的傳統，以對照自身參評的意義。此一「方法學」的思維，可以類推應用於研究歷代評論孟浩然詩的議題上。

前行有關「孟浩然詩」的研究取向，大體集中在詩集的箋注、考辨孟浩然的生平、交遊、「仕隱」觀、比較王維、孟浩然詩風的同異，追溯孟詩與陶、謝等魏晉南北朝詩人之關係，或是分析單一或特定風格之孟浩然詩的題材情意類型及其表現手法。如佟培基先生《孟浩然詩集箋注》、王輝斌先生《孟浩然研究》等等。這種研究取向，比較偏向作者或作品本位。其研究成果本可以對「唐詩史」撰寫孟浩然詩提供良好的基礎；但尚未能夠完整地提供撰寫「唐詩史」的學者對顯自身建構孟詩之特色的參照性知識。本文的研究取向，則偏向歷代「讀者」如何閱讀、接受孟詩，因而與前行研究取向不盡相同，其結果就是要提供建構孟詩的參照性知識。又雖然已有學者針對唐代詩選本中的孟詩進行考察，如曹永東先生《〈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中的孟浩然詩》，卻尚未擴及唐代詩話、筆記、詩作等史料，並從「典律塑造歷程」的角度，詮釋這些史料如何呈現「唐代詩學」汰選、接受孟浩然詩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當可與前行研究互補。根據上述，則本文所提出的論題，具有必要性。底下，則先論述「唐代詩學」所呈現的孟浩然詩之「範作」及「準典律基模」。然後再詮釋孟詩「準典律化」的文化因素及社會條件。

二、「唐代詩學」所呈現孟浩然詩的「範作」及「準典律基模」

本文所謂「唐代」乃涵括唐五代時期。所謂「詩學」包括唐五代詩選本、詩話、筆記、詩作之中凡涉及孟浩然詩評論介述的記載，皆屬於研究的範圍。所謂的「基模」係指基礎模式。此一用詞有二層意義：第一層意義，乃是指唐代文士對孟浩然詩所形成基本的認知；第二層意義，則指前述所謂基本認知，可以用來對照唐代之後的文士對孟浩然所進行評論之特色。相對於唐代之後所形成的「孟浩然詩學」，此一普遍認知模式具有初始義，故稱爲「基模」。這是相應本文從「歷代讀者接受」的角度去論述「孟詩典律化」的預設觀點而來。其建構的結果，固然本諸唐代詩學之客觀史料；同時也有本人主觀理解、詮釋、建構之處，故屬於主客交融之詮釋視域下的產物。

就「唐代詩學」中所記載，孟浩然特定詩作，在當時受到毀譽的情況可區分如下三種：(一)、能獲得當時文士普遍推賞者，如孟浩然遊「祕省」，作「**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句，不過此詩是否成篇，今已不可考。其所受到的讚譽，據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云：「舉座嗟其清絕」可知。又皮日休以爲北齊·蕭愨以〈秋思〉一詩中「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二句而被文士知音所稱美，孟浩然這二句詩可與之相敵。而上述〈秋思〉一詩中的二句，北齊·顏之推就頗爲稱賞，以爲「蕭散」、「宛然在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也記載：「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

(二)、能獲得若干文士稱賞，但其普遍的程度，不若上一類明顯。如〈**過景空寺故融公蘭若**〉(池上青蓮宇)、〈**裴司戶員士見答**〉(府僚能枉駕)，均獲《河岳英靈集》、《又玄集》選錄。〈**歸故園作**〉〈又題歲暮歸南山〉(北闕休上書)一詩，曾獲《河岳英靈集》選錄。殷璠在總述孟浩然生平時，已對孟浩然「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而發出「悲夫」的感慨，則他所以選錄此詩，就涵有回應孟氏「懷才不遇」的意義。到了五代，此詩才更普遍地被認作孟浩然「不遇」的代表，如王定保《唐摭言》記載了孟浩然在王維的署所對唐玄宗誦此詩一事，特舉詩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二句，爲孟氏「無官受黜」而感慨。五代·王夢簡《詩格要律》、王玄《詩中旨格》也摘錄這二句，前者以之爲「怨刺」詩類的代表作；後者對這二句詮釋爲「失時也」，也以之作爲「諷刺」之範例。

(三)、雖能獲得不少文士的推賞，但也被賦予負面的批判。這類作品也如上二類一般具有「準典律化」的趨勢，不過程度偏低，以其所獲致的評價存在著爭

議。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湖水平)，釋皎然《詩式》引了其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句，批評孟浩然此一對句，「用功殊少」，難以進入「上流」。可見他並不認同此一對句在語言構作上有可貴之處。至於這二句所呈現之情感境界的高下，釋皎然則保留了評價。殷璠《河岳英靈集》在介述孟浩然生平時，特別摘錄此二句，評述「亦為高唱」。皮日休〈鄂州孟亭記〉也摘錄這二句，以為可比美南朝齊·王融〈齊明王歌辭七首·淶水曲〉中的「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五代·王玄《詩中旨格》也摘錄了這二句，以為有「言國興明」的諷諭之意，而可為範例。

(四)、能為某一文士所獨賞者。如杜甫〈遣興〉五首之五：「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杜甫透過這二句詩緬懷孟浩然的隱居生活，其中「清江空舊魚」一句實呼應了孟浩然〈峴潭作〉(石潭傍隈隩)一詩，可以推知杜甫應對此詩有讚許之意。《河岳英靈集》獨賞〈遇上人蘭若〉(山頭禪寺挂僧衣)、〈九日懷襄陽〉(去國似如昨)、〈夜歸鹿門歌〉(山寺鳴鐘晝已昏)，以及〈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客〉(又題「永嘉浦逢張子容客卿」)中「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二句。《國秀集》獨賞〈夏日宴衛明府宅遇北使〉(言避一時暑)、〈題榮二山池〉(甲第開金穴)、〈江上思歸〉(木落雁南渡)、〈過陳大水亭〉(水亭涼氣多)、〈渡浙江〉(潮落江平未有風)，此詩或崔國輔所作、〈長樂宮〉(秦城舊來稱窈窕)、〈渡揚子江〉(桂楫中流望)。《又玄集》獨賞〈送張舍人往江東〉(張翰江東去)，此詩或李白所作。《才調集》獨賞〈春怨〉(閨人能畫眉)、〈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吳相接水為鄉)。又釋皎然《詩式》以〈彭蠡湖中望廬山〉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州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鱸峰日初上，瀑布噴成虹」、〈登鹿門山懷古〉中「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作為「作用事第二格」的範例。然相較於「不用事第一格」而言，孟氏這二首作品雖亦能獲釋皎然所欣賞，但卻不算是評價最高的作品。皮日休獨賞〈夏日南亭懷辛大〉中，「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二句，以為可比謝朓(應作何遜)〈與胡興安夜別〉中「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二句。

除了上述四類之外，像釋皎然《詩式》又舉孟浩然〈九日同諸公登峴山〉(又作「廬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評為「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格」，可見貶意。這種接受的結果，不屬於本文所欲討論之「範作」、「準典律」。

綜合上述「唐代詩學」中對孟浩然詩特定作品摘選的情況而言，其中可歸結出如下要點：

(一)、在「唐代詩學」中，比較能夠看出孟浩然詩「準典律化」的作品，如

上述第一至第三類所舉作品。其中，往往以這些作品的特定文句，作為評價的焦點。因此偏向「摘句」的批評。至於第四類，僅屬於「範作」。

(二)、在上述「唐代詩學」裡，所摘選孟浩然詩作(含有句無篇者)二十二首中，五言佔十七，七言只佔五。而且以五律居多。可見唐時就偏取孟浩然五言之作，這一點與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所謂「五言詩天下稱其盡善」有相互呼應之處。

(三)、就上述「唐代詩學」中，所提及之詩作的語言層面來看，依其「意象」與「情思」結合的型態，可概分為二：1、「意象」與「情思」並列於作品之中，分屬不同的文句，二者之間存在著「觸發引生」的關係，而不必具有「類似」的關係。2、「意象」與「情思」交融不二，難以句摘。又「意象」中，以當前的「自然景物」居多，虛寫的景物較少。而就所抒之「情思」而言，以人事聚散所引發的悲歡之情居多，諸如「懷人」、「懷鄉」、「傷逝」、「男女相思」、「今昔之感」，次下是抒發如「園林飲宴」或「山居生活」的閒情。再次下是寫追慕「禪境」、「隱逸之思」者。再次下是「追求功名的志向」、「不遇的感慨」。純粹寫景，而「抒情自我」完全隱沒的詩作最少。另外，就用典與否而言，以局部詩句用典的情況最多，通首用典或是不用典者偏少。從這個面向上看，在「唐代詩學」中比較偏向孟浩然那類藉著寫景，略用典故而流露出人情聚散的感觸、或園林山水飲宴之趣的詩作。

三、「唐代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

本節所欲探討的論題是：「唐代詩學」詮釋、評論孟浩然詩所採取的特定觀點。就個別詩論家對孟浩然詩的詮評而言，其觀點本就未必一致；不過這些不同的觀點，在當時亦可能代表了不同唐代文人群體所操持的詩觀；又其觀點甚至還可向上提舉到與「人之存在」相關的文化傳統之處。所謂的「文化」即指向被當代或歷代文士所共同操持而具有歷史積澱意義的價值判斷及行為模式。本節將就上述「詩觀」及「文化傳統」去探究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一：是來自「氣性人格」、「修養境界」的觀點。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唐代的社會，普遍推崇「隱逸」的行為。並且也從這個角度去解釋孟浩然詩在當時受到推許的原因。這個觀點固然無誤，但尚未能夠完全說明唐人對孟浩然詩的特定接受視域。蓋唐代社會所以崇尚「隱逸」，另與「由隱求

仕」或「由隱得仕」的行為有關。這類行為背後所因依的價值，其實是追求名利。因此，時人對於這類「隱士」未必皆許以「清」之美譽。從史料來看，唐人往往由「清」的價值判斷，去論定孟浩然的人格，並由此認知孟浩然詩的風格基調；所以如此，應與如下的文化傳統有關。就「清」所涵具的文化傳統而言，可有二種主要的類型：(一)、信守「普遍道德」的價值，即便處在困窮的際遇，也不改其志向。此一傳統由儒者所建立。例如《孟子·離婁上》云：「伯夷，聖之清者也」、《史記·伯夷列傳》：「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嚴忌〈哀時命〉：「中皎潔而淑清」等都呈現了此一價值傳統。(二)、不慕「名利」而超曠的生命情調，並以此作為行事的價值判斷。這一類與上一類的差別在於，這種生命情調或是來自於「個人內在本具的氣性」而發用於外的神態；或是遣去一切意念造作及形軀欲求的執著之後，作用於外物而呈現的「心境」，凡此皆與上述所謂的「普遍道德」無涉。就來自「個人內在本具的氣性」而發用於外的神態而言，在魏晉人物品鑒裡，就經常流露此一價值判斷，如《世說新語·賞譽下》稱王彌「風神清令」、《世說新語·品藻》：「叔寶神清」，另如《文心雕龍·明詩》所謂「嵇志清峻」，則由嵇康才性之「清」，而言其作品所呈現的樣態。就遣去執著而流露的「心境」而言，此一傳統則可上推至道家、佛家的思想，如《莊子·天下》所謂「寂乎若清」。《攝論·彼果智分第十一之一》所謂由「覺性」而呈現的「清淨」。在唐代，這二家思想，因為在「遣去執著」而復歸「寂」、「淨」的心靈境界上有相通之處，故往往被當時的文士作會通式的理解。

唐人所以評價孟浩然的「人格」為「清」，主要偏向於上述第二種文化傳統。如李白〈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從此揖清芬」、杜甫〈解悶〉十二首之五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鱸」、〈遣興〉五首之五云：「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白居易〈遊襄陽懷孟浩然〉云：「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靄若有餘芳」。上述史料中，唐人主要從孟浩然雖然處於困窮，卻仍「優遊自得」的「隱居生活」，由此一「超脫名利」的生活樣態，進而讚許、仰慕他。杜甫更基於此一「人格」而概括孟浩然的詩風為「清詩」。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描述孟浩然云「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灌蔬藝竹以全高尚」，又稱許孟氏「浩然清發」、「製思清美」。句中所謂的「立義」，雖涵有「普遍道德」

之義，不過就王士源的語脈來看，他更強調孟浩然由「超曠」之內在氣性而表之於外的「骨貌」、「風神」，以及「灌蔬藝竹」的隱逸行爲。故他又說孟氏：「學不故儒」、「行不爲飾，動求貞適，故似誕。游不利，期以放情，故常貧，名劣繫於選郡，聚不盈甌室，雖屢空不給，自若也」。他雖然提及韓朝宗以《詩經·大雅·烝民》的作者，去類比孟氏的記載，但他的重點在於凸顯孟氏「好樂忘名」的形相，不在於同意韓朝宗對孟氏「人格」的認知。

若就王士源所記載韓朝宗對孟浩然「人格」的認知爲：「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真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所謂「穆如之頌」語出《詩經·大雅·烝民》所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據毛序鄭箋之詮釋，則此句當指尹吉甫作詩以慰仲山甫之勞，其作有如清風，能夠調和人之性情。如此一來，韓朝宗乃偏由政教上「普遍道德」的價值判斷，去認知孟浩然必能如同尹吉甫，創作「清風」一般之詩。此一認知孟氏「人格」的觀點，在唐代前期恐未必普遍。殷璠《河岳英靈集》云：「余嘗謂彌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台，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殷璠的評論，已觸及孟浩然「士不遇」的處境。然而他對孟氏的人格所云「謙退」、「才名」，仍傾向於個人才性的觀點。到了晚唐五代，對孟氏人格的觀點，才逐漸轉向「普遍道德」的意義。如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所云：「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句中的「天爵」語出《孟子·告子上》，乃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爲其內容。相對於「天爵」是「人爵」，其內容指「公卿大夫」之祿位。則皮日休認爲孟浩然雖然際遇困頓，可是因其具有「仁義忠信」之善，故得以顯貴於世；而無待人間祿位方可爲貴。從這一則評語來看，皮氏評斷孟氏人格的價值根源乃本諸儒家而來。前述五代的詩格，大多由「政教諷諭」的角度，去詮釋孟詩的作意，凡此已轉向由「普遍道德」的角度，去認知孟氏的人格及其創作。

此外，唐代的文士從「清」的角度去接受孟浩然詩，並由此區別孟詩與其他詩人詩風的差異，已逐漸開啓了「區辨孟浩然家數」的概念，例如杜甫〈遣興〉五首之五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此處「凌鮑謝」一方面稱許孟浩然詩的成就超過鮑照、謝朓；另一方面也涵有孟浩然詩風與鮑、謝二人不同的意義。又如皮日休〈郢州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這段話指出唐玄宗時，詩壇如王維、高適、岑參、李白等詩人推崇、追求「建安體」的風潮。現代

學者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頁 94 已有相關的論述。中唐韓愈〈調張籍〉就特別推崇「李白、杜甫」為代表之盛唐雄麗的詩風。而皮日休所言正在指出孟浩然之詩風不同於李、杜，又可與之並駕齊驅。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二，乃是來自於「自然感興」的詩觀。此一詩觀的內容指向詩人「內在的情意」感於「外在景物」而自然興發的心靈經驗，以及落實在語言構作的層面，能自然而不刻意。如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云：「浩然每為詩，佇興而作，故或遲成。」所謂「佇興」就是等待靈感，不勉強而作。皮日休〈鄂州孟亭記〉所云：「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所謂「遇景入詠」即指孟氏往往因當下之景物的觸發，有感而作。「不拘奇抉異」即指孟氏在構思上不刻意求奇，卻能表現高妙的文思；就像春秋魯國公輸盤(或作魯班)之所以為大匠，乃在於他不苛求精巧。

在此一詩觀下，往往預設了特定作品的「意象」構作型態，以資體證；同時透過對這類作品意象的摘取與詮評，而逆推作者「自然感興」的心靈經驗。因此這類作品「意象」雖然包涵「景物」與「人情感思」，但二者之間必相互交融；而在表現上，不必有固定的形式安排，如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等去呈現之。故如殷璠舉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一詩中「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二句，評為「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就此一評語的內容來看，一方面指此一詩句之「象」有兼用歷史典故之處，此一典故應指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另一方面則指此一「象」乃由詩人因當下景物而興發之人事活動及人情感思而來。故劉辰翁指這二句「且不犯時景」。就「眾山」、「孤嶼」而言，固然是外在客觀之物，然而詩人卻說「遙對酒」、「共題詩」，則此山、此嶼便成為可與人共飲、助人題詩的有情之物，則由此「象」之情景交融的樣態，可以逆推作者「自然感興」的心靈經驗。他又舉〈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句，評為「亦為高唱」。就此一詩句之「象」而言，集中呈現了洞庭湖壯闊的氣勢，然而從「蒸」、「撼」二字卻也不難體會詩人內在的感動。殷璠所以特別摘出這些詩句之「象」，蓋認定了這類寫景的詩句，都因詩人內在情性與外物自然交感而來，符合他所標舉之「興象」。此正可與他所謂「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之說相呼應。又如芮挺章《國秀集》所選孟詩，其作品之「象」，主要有二種類型：其一、以優美的園林景色及閒適的人事活動呈現生活情趣，如〈過陳大水亭〉；其二、由眼前之景興發人事相思離別之悲，如〈江上思歸〉。由芮挺章引陸機〈文

賦》所云：「詩緣情而綺靡」，並對這句話進一步解釋為「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可知他也認為詩是詩人內在之情，與外在景物，「相宣」、「交映」，交融不二的產物。是故他特別選錄上述二種類型的孟詩。這類講究「自然感發」的創作觀念，自魏晉以來就有不少論述，如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文心雕龍·物色》：「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等，而其根源更可上溯〈樂記〉之「物感」論。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三，乃是呼應由山水、田園的寫作以呈現「習禪悟理」之境的創作風潮。此尤以唐代王維為代表所開展的那類「山水」、「田園」創作。這類作品往往只對外物進行觀照，而如實呈現景物自化之象，至於詩人主觀的情意輒隱沒不顯，藉此體現詩人「悟道」之後的「寂境」。這種類型的創作，雖也涵有悟道之心與外在之物湊泊交感之意，然而與上述那類以喜怒哀樂的情感而與外物交感的心靈狀態，並不完全相同。前述提及孟浩然所作「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句，曾獲當時文士稱譽，以為「清絕」，五代王定保更指出王維尤其讚賞這二句詩。從這二句詩之「象」而言，就是如實呈現了幽靜的夜景，並未雜染詩人主觀的情意。所以王維頗推許之，蓋這類詩句體現了孟浩然「悟道」之後的「寂境」。其他唐詩選本中所選錄的作品，亦包涵了這種類型。例如《河岳英靈集》所選〈過上人蘭若〉，通首只呈現了禪寺內外幽靜的景象。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四，乃是講究「立意」、「精思」以及「比興符碼」的詩觀。凡此可見於唐五代詩格之類的著作，對孟浩然詩的詮評。晚唐五代的詩格，由「比興符碼」的觀點，去詮釋孟詩特定詩句的意義。此一觀點實與盛唐以來詩格所歸納「比興六義」的意象構作類型有密切的關係。如王昌齡《詩格》十七勢所立「比興入作勢」，又〈論文意〉云「夫作文章，但多立意」、「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由此進一步規範此「意」的內容乃「風雅比興賦頌」之「六義」。而這類講究「比興符碼」的詩觀，實上承漢儒對「詩騷」的箋釋而來。又如釋皎然《詩式》所云「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又云「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在此一觀點下，他舉〈彭蠡湖中望廬山〉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州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鑪峰日初上，瀑布噴成虹」，這段詩句將山水之景，作細膩的刻劃，以呈現雄健的氣勢，已不同於上述悟道的心境下所觀照的「幽靜之景」。清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就指出這段詩句「精力渾健」，因此不可以「襄陽詩都屬悟到，不關學力」的泛論去概括孟詩的總體風格。這類詩句既作細膩的刻劃，以呈現雄健的氣勢，

便符應了釋皎然「精思」、「冥搜」的要求。其他如韋莊《又玄集·序》所云：「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均涵有「精思」之意。則其對孟詩的選錄，就對應了這類接受視域。不過，孟浩然獲選的首數，在該選本中所佔數量不算多，可見韋莊認為孟詩中可符合此一視域者並不多。

上述第二節所提出孟詩的「準典律」，或是對應上述單一接受視域，而此一視域可以被諸多文士所共同操持，例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或對應了二種以上的接受視域，顯示它累積了稟持不同詩觀之文人群體的共同認可，例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四、孟浩然詩在唐代準典律化的社會條件

此處的「社會條件」係指向「社會或文化關係」、「聲望資產」、「傳播推廣」等條件。孟浩然詩在唐代所以成爲範作或是準典律，其內在的因素固然來自於詩觀或是文化傳統。但必須另就外在的社會條件，才可以解釋他的詩作如何能普被人知以及推估其準典律化的普遍程度爲何？

就「社會或文化關係」而言，係就哪些「並世的人際關係」或「異代的文化關係」，使得孟浩然的詩得以不斷地在「唐代」流傳並累積讚譽的論題，加以探討。就「並世的人際關係」而言，從學者們有關孟浩然交遊的研究中，可知孟浩然的交遊遍及「宰輔、州牧、僧道、隱逸、農夫、女流」等等，然而促使他的作品「準典律化」的「並世人際關係」，可有下列二類：(一)、面交：指當面交往的朋友。此即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中所提及「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僊、大理評事河東裴摠、華州太守滎陽鄭倩之、太守河東獨孤冊」等與孟浩然結爲「忘形之交」的朋友。其他如李白、袁瓘、韓朝宗、王昌齡等人均屬之。(二)、耳聞之交：指聞其名而私慕之，彼此並無直接而密切的交往關係，如王士源、杜甫。尤以「面交」之類較爲重要。至於其親族之人際關係，對於孟氏作品「準典律化」的作用較小。就「異代的文化關係」而言，此處「異代」泛指不與孟浩然同一生存時期之意。「文化關係」係指後人因「文化」上的「道」，與孟浩然的爲人及其作品相契，因而建立起「同道」的「私淑」關係。例如白居易、皮日休、羅隱、釋貫休等。

就「聲望資產」而言，係就孟浩然本身及推許他的文士在唐代社會上所擁有的聲望、地位，去解釋孟浩然詩得以被認同的普及程度。就這個論題而言，一方面與孟浩然在當時的文名有關，如殷璠已指出孟浩然「才名日高」。另一方面則與推許他的文人在當時的社會所擁有的政治社會地位及文壇的聲望有關。此尤以王維、張九齡、王士源為代表。有關王、張二人的政社地位，可見王士源的序文。此外，韋湑在〈孟浩然詩集重序〉中提及常欲見王士源而不可得，由此可見，王士源「隱逸」的形象，在當時社會享有頗高的聲望。又孟浩然本身的文名以及推許他的文士在社會上所居的地位、聲望，這二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互為循環關係。此即孟浩然因為這些並世的重要文士之推舉而揚名；又因為孟浩然累積了這些推揚，因此能吸引更多同代或後代文士，尤其是政壇或文壇上具有高度聲望之文士的關注及仰慕。例如王士源對孟浩然予以推舉，韋湑因之將士源所編之《孟浩然詩集》「送上祕府」，以便「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王定保亦引孟浩然頗為王維所知，來推許孟浩然。

就「傳播推廣」而言，係就孟浩然的詩集或是對他的作品進行編選之詩選本在當時刊刻、的狀況，去解釋孟詩在當時社會的知名度。本來「傳播推廣」可來自二個面向：(一)、作者有意編選、彙整自身的作品，並積極刊刻之，以便擴大自身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二)、透過旁人編選、彙整，並積極刊刻，以達到擴大知名度的效果。就孟浩然詩準典律的論題來看，顯係不是來自上述第一種型態的傳播方式，因為據王士源的記載，孟氏對自身的作品「就輒毀棄，無編錄，常自嘆為文不逮意也」。孟浩然之弟孟洗然，及王士源均曾為孟浩然的詩集加以編刊。其中附有王士源序的版本，更受當時社會的看重，前述韋湑之說，已可為證。除此之外，在唐人編撰的「詩選本」中，當以殷璠《河岳英靈集》及芮挺章《國秀集》在唐代刊刻傳播的程度，對孟詩準典律化有較大的作用。